

欽定周書

卷一
之八

周書五

十卷

光緒癸卯冬十月
五洲同文局石印

周書本紀八列傳四十二合五十篇唐令狐德棻請撰
次而詔德棻與陳叔達庾儉成之仁宗時出太清樓本
合史館祕閣本又募天下獻書而取夏竦李巽家本下
館閣是正其文字今既鏤板以傳學官而臣等始預其
是正又序其目錄一篇曰周之六帝當四海分裂之時
形勢劫束毅然有志合天下於一而材足以有爲者特
文帝而已文帝召蘇綽於稠人之中始知之未盡也卧
予之言旣當其意遂起并晝夜諮諏酬酢知其果可以
斷安危治亂之謀而詘己以聽之考於書唯府兵之設
歛千歲已散之民而係之於兵庶幾得三代之遺意能

不駭人視聽以就其事而效見於後世文帝嘗患文章浮薄使綽爲大誥以勸而卒能變一時士大夫之制作然則勢在人上而欲鼓舞其下者奚患不成雖然非文帝之智內有以得於已而蘇綽之守外不詘於人則未可必其能然也以彼君臣之相遭非以先王之道而猶且懇懇以誘之言又况無所待之豪傑可易以畜哉夫以德力行仁所以爲王霸之異而至於詘已任人則未始不同然而君能畜臣者天下之至難傳曰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蓋道極於不可知之神而人有其質推之爲天下國家之用者以其粗爾然非致其精於

已則其粗亦不能以爲人惟能自愛其身則內不欺其
心內不欺其心則外不蔽於物然後好惡無所作而尚
何有已哉能無已始可以得已而足以揆天下之理知
人之言而邪正無以度其實尚有患乎論之不一哉於
是賢能任使之盡其方而無所省者以天下之耳目而
小人不能託忠以誣君子又從而爲之勸禁則小人忿
欲之心已黜於冥冥之際君子樂以其類進而摩厲其
俗凜然有耻君臣相與謀於上因敝以新法度而令能
者馳騫於下有忠信之守而無傳會遷就之患則法度
有佛於民而下不以情赴上者乎蓋虛然後能受天下

之實約然後能操天下之煩垂纓攝衽俯仰廟堂無爲以應萬幾者致其思而已矣夫思之爲王者事君臣一也而君之勢則異焉世獨頌堯舜之無爲而安知夫人主自宜無爲而思則不可一日已也書曰思曰睿揚雄曰於道則勞其不然歟蓋夫法度善矣非以道作其人則不能爲之守而民之多寡物之豐殺法度有視時而革者必待人而後謀則是可不致其思乎苟未能此而徒欲法度之革者是豈先王爲治之序哉彼區區之周何足以議徒取其能因一時君臣之致好猶足以見其效又况慨然行先王之道而得大有爲之勢乎是固不

宜無論也臣燾臣安國臣希昧死謹上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周書五十卷

唐令狐德棻等奉敕撰貞觀中修梁陳周齊隋五史其議自德棻發之而德棻專領周書與岑文本崔仁師陳叔達唐儉同修晁公武讀書志稱宋仁宗時出太清樓本合史館祕閣本又募天下書而取夏竦李巽家本下館閣是正其文字其後林希王安國上之是北宋重校尚不云有所散佚今考其書則殘闕殊甚多取北史以補亡又多有所竄亂而皆不標其所移掇者何卷所削改者何篇遂

與德茶原書混淆莫辨今案其文義粗尋梗槩則二十五卷二十六卷三十一卷三十二卷三十三卷俱傳後無論其傳文多同北史惟更易北史之稱周文者為太祖韋孝寬傳連書周文周孝閔帝則更易尚有未盡至王慶傳連書大象元年開皇元年不言其自周入隋尤剽取北史之顯證矣又如韋孝寬傳末刪北史兄覓二字則韋覓傳中所云與孝寬並馬者事無根源盧辯傳中刪去其曾事節閔帝事則傳中所云及帝入關者語不可曉是皆率意刊削遂成疏漏至於遺文脫簡前後疊

出又不能悉為補綴蓋名為德棻之書實不盡出
德棻且名為移掇李延壽之書亦不盡出延壽特
大體未改而已劉知幾史通曰今俗所行周史是
令狐德棻等所撰其書文而不實雅而不檢真迹
甚寡客氣尤繁尋宇文開國之初事由蘇綽軍國
詞令皆準尚書太祖敕朝廷他文悉準於此蓋史
臣所記皆稟其規柳虬之徒從風而靡案綽文雖
去彼淫麗存茲典實而陷於矯枉過正之失乖乎
適俗隨時之義苟記言若是則其謬愈多爰及牛
宏彌尚儒雅即其舊事因而勒成務累清言罕逢

佳句而令狐不能別求他述用廣異聞惟憑本書
重加潤色遂使周氏一代之史多非實錄又議其
以王劭蔡允恭蕭韶蕭大圜裴政杜臺卿之書中
有俚言故致遺略其詆譏德棻甚力然文質因時
紀載從實周代既文章爾雅仿古製言載筆者勢
不能易彼妍辭改從俚語至於敵國詆謗里巷謗
謠削而不書史之正體豈能用是為譏議哉況德
棻旁徵簡牘意在摭實故元偉傳後於元氏戚屬
事迹湮沒者猶考其名位連綴附書固不可槩斥
為疎略庾信傳論仿宋書謝靈運傳之體推論六

義源流於信獨致微辭良以當時儷偶相高故有
意於矯時之弊亦可見其不啻尚虛辭矣知幾所
云非篤論也晁公武讀書志祖述其語掩為己說
聽聲之見尤無取焉

翰林院檢討臣孫廷翰恭錄

廿七

三
石印

周書目錄

本紀八卷

列傳四十二卷

凡五十卷

本紀

周書卷一

本紀第一

文帝上

姓宇文氏諱泰

周書卷二

本紀第二

文帝下

周書卷三

本紀第三

孝閔帝

諱覺

周書卷四

本紀第四

明帝

諱毓

周書卷五

本紀第五

武帝上

諱邕